谁是吃义务教育补助空饷的“幽灵”

李 妍

今日论语

“吃空饷”一事古已有之,只要吃顺了口,难免把筷子伸到不该伸的碗里。这次,就连减轻农民教育负担的农村义务教育补助也不能幸免:据中国青年报报道,本该惠及每一名农村学生的农村义务教育公用经费补助资金,招致湖北省阳新县受义务教育学生人数频频“闹鬼”。记者实地调查发现,在官方统计信息中,“蹦”出几千名在学校难寻踪迹的学生领此补助,已不是个案,甚至还发现一些本不存在的“幽灵学校”。

在教育不均衡的当下,设立农村义务教育公用经费补助资金,本是为了通过财政倾斜,平衡教育资源,从而巩固义务教育阶段的惠民措施,减轻农民的教育负担。可以说,在财政补助稀缺的农村教育领域,每一分一毛都凝聚着民生之重。这个时候,竟赫然出现了吃义务教育补助空饷的“幽灵”,吞噬着本该是农村孩子享有的补助福利,就难免让人感到惊诧与愤怒。

尽管在记者的调查中,“究竟是谁吃了空饷”这一疑问,并未得到完全解答。但是对于任何“吃空饷”的事件,只要深入调查下去,一定不难发现,这其中的利益纠葛,绝对不是“一个人在战斗”那么简单。因为事情的真实面目本来并不复杂,只要实地走访一下,学校的实际义务教育人数与官方统计信息是否相符,便一目了然。之所以非要等到媒体曝光,真相才大白于天下,要么是权力寻租刻意遮蔽真相,要么就是责任者渎职,揣着明白装糊涂,变相放纵“吃空饷”吞噬公共利益。

在这种情况下,公共利益与个体权利却处在沦陷的边缘。农村教育资源稀缺,农村孩子以教育打通上升通道的路途逼仄。这个时候,湖北阳新县受义务教育学生人数竟频频出现“闹鬼”现象,不仅昭示出吞吃者的恶劣,更让本就贫困的农村学生教育权利雪上加霜。

试想,在教育经费支出本就不充裕的当下,从盘子中多拨出多少补助,就必然有另一群体为之埋单。这种状态就像此前发生的诸多“吃空饷”事件一样,为了截下提留费用,一些农村老人“被死亡”,户籍被注销,最终他们连附属于户籍之上的权利也一并被“销号”。而这背后,真正让人痛心的是,农民权利,包括受教育的权利,处于怎样一种沉睡的状态。

公共利益被任意吞吃的背后,是权利的贫困。事实上,吞吃义务教育补助的案例绝非孤例。此前,在安徽界首市,就曾发生过地方政府部门套取专项补助资金的案例。可以说,在这场“吃空饷”的战役中,真正的问题不是要揪出一个又一个吞吃公共利益的“吃货”,而是要纠正那种习惯于从公共利益中套现的异化的权力。吃空饷的原因,不外乎贪婪、渎职与利益共生。只有真正建立起一套防患于未然的政策,严厉问责,公共利益或才有所依托,个体权利也才有所保障。“谁是吃空饷的幽灵”,才不会成为一再重复、挥之不去的问题。

新民随笔

谜

董纯蕾

清晨的天空仍是未打开,令某些事情继续成谜:漫天的密云,继让昨晚的月偏食“缺席”申城之后,明早会不会还接着来搅金星凌日的局呢?

生活中保有一些谜一般的事,未尝不是件好事,有悬疑才有单纯的盼望,继而才有探究,才有豁然开朗的狂喜。

“蛟龙”号载人深潜器,又启航了,去马里亚纳海沟区域执行7000米海试任务。最感兴趣的,倒不是“蛟龙”号对7000米下潜深度新纪录发起的挑战能否成功,而是这一程的深海之旅又能带回多少关乎生命的谜团。人类对自然的挑战已有过太多,自然的谜团却大多未对人类敞开心怀。

科学家已经且正在深海宁静、漆黑的世界中发现许多稀奇古怪的生物:有心没嘴的管状蠕虫、没有眼睛却有光斑的虾……在海底热液口找到的生命体,在基因的序列上远远早于恐龙,位于生命演化系列的初期——地球上最早的生命可能就存在于类似的环境中。曾有科学家告诉过我,在某种程度上,深海替地球保存着生命的种子。

只是还有多少人,关心生命起源那些谜?我们知道马里亚纳海沟,因为那是地球上最深的海沟。我们对潜水器并不陌生,因为大导演卡梅伦年初曾坐过“深海挑战者”号。我们关注“蛟龙”号,因为它有望刷新载人深潜器下潜深度的世界纪录。但是,有多少人对深潜器配备的各种科学仪器——那些机械手、采样篮、传感器,以及它所要探秘的深海世界——那些黑烟囱、热液口、洋中脊,充满好奇甚至心向往之呢?

谜,对这个“快生活”的时代而言,也许是一种奢侈品。尤其是与切实利益无关的谜,那更是无用的奢侈品了。没有时间揭开谜团,渐渐的,也就没有时间心生谜团。这样的生活,你会称之为高效抑或是无趣呢?

美国宇航局(NASA)前不久用计算模型将观测数据绘成了一幅地球表层洋流图,结果画面竟与梵高1889年时创作的名画《星空》惊人地相似。常常被这样的谜所动,这才是大千世界。

那么,明天,你会早起看一看金星凌日吗?

媒体观点

■ **人民日报**《“得罪人”与“得人心”》:领导干部敢为坚持原则得罪人,鲜明的用人导向是关键。当前在干部选任工作中,一些地方存在的简单以票取人的倾向,无形中助长了少数干部的“好人主义”风气,把主要精力放在了拉关系、争选票上。**(沈小平)**

■ **中国青年报**《网上行事切忌“智力递减”而“暴戾递增”》:“听一半,理解四分之一,零思考,双倍反应”,实际上意味着一条不打算负责任或不愿意负责任的逻辑链。且不去说那些大词、高尚之语,凡陷入这一链条者,不妨扪心自问:我是个靠谱的人吗? **(徐百柯)**

■ **新京报**《扶持中医需防止“过犹不及”》:如果脱离了规则本身,寄希望通过行政权力,出台一些“歪招”,非但不能给中医争取到更大的生存空间,还可能让中医的声誉受到进一步的损害。 **(郑山海)**

观点圆桌

双汇肋排烫出蛆虫是一场阴谋?

新闻焦点:据大河报报道,双汇集团副总经理刘金涛称,“双汇肋排烫出蛆虫”事件是一场阴谋,索赔者从买走产品到返店索赔不过1个小时许,还全程录像,“哪一个真正的消费者会如此专业?”刘金涛表示,双汇集团将依法反击。

消费者不能“专业”?

这个逻辑的荒谬性,不言而喻,难道取证意识强的消费者都是心怀不轨?难道真正的消费者,都该是哪怕吃亏上当,也必须忍气吞声,不懂也不能想到维权取证? **李晓亮**

恶意栽赃必须究责

我们期待权威的调查结论。如果是产品质量问题,对违规企业应该严加处罚;如果是有人恶意栽赃,同样应追究其法律责任。毕竟,公众也希望食品质量过关。**张传发**

企业应用事实服人

被举报企业的义务首先在于求证举报内容,而非质疑举报人的动机。作为行业内的品牌企业,不应急于抛出阴谋论,而应该用清晰明了的事实真相服人。 **廖水南**

“爱心跳蚤市场”让孩子学会分享

新民网论

5月31日,上海襄阳公园里热闹非凡,“我是小主人,我有大爱心——湖南社区庆祝‘六一’国际儿童节暨爱心跳蚤市场大型活动”举行。小朋友们从家里带来各种闲置的玩具,与小伙伴们交换,或是进行爱心义卖。这次活动义卖所得全部款项将用于捐助街道里家庭贫困的儿童。

现在城市里的孩子大都物质富足,玩具更是各种各样,然而独生子女的家庭结构和功利性的社会氛围,导致很多孩子“关爱”和“分享”精神不足。举办爱心跳蚤市场,一方面可以互通有无,让孩子学会分享;更可贵的是,通过爱心拍卖,让孩子理解,物质并不是人生的全部,一个人还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,例如奉献爱心。

在大多数家庭中,孩子都是毫无疑问的核心,但是我们对孩子的关爱和教育,正在呈现越来越物质化和功利化的倾向。这其中固然有商家的误导,但是也和家长的理念有关系——把对孩子的关爱片面理解为物质上的满足。

我们期待,家长、学校和社会都能放慢赚钱的匆忙脚步,好好思考一下教育的内涵,让孩子多去参加公益性的社会活动,多去体验爱心。这才是完整的教育。

(雷蒙 全文刊新民网,网址www.xinmin.cn)

贪官叫屈

山东德州一落马局长刘某,在一项投资二点四亿多元的工程中,受贿一百六十四万元,不禁叫屈道:『如按潜规则,我该发大财。』

杜建国 画

自由谭

从江苏大学生弑师案说起

朱绩崧

江苏科技大学一学生,考研失利,归咎于同宿舍其他学院的室友,遂将该学院副院长杀死,而案发这一天,恰是儿童节。

即便这位副院长可恶至极,该杀该剐,也是公检法的事,轮不到学生舞刀弄剑。如今身陷囹圄,都是咎由自取。然而,因为没考上研究生,就要杀人泄愤,这背后又是什么样的心态呢?心胸如此狭隘,即便考上研究生,他又能为这个社会带来些许福祉吗?

所以,我想,要反思的,不仅是这名大学生和他的家长,更有我们这些教育工作者。我们往学生的脑子里,灌输了怎样的一种成败观?据说在外地少数并不很出名的大学,学生大一进校就开始准备考研,于是到了大四,政治、外语,各个驾轻就熟,名牌大学的学生都未必拼得过他们。只要考上名牌大学研究生,仿佛脱胎换骨,鲤鱼化龙。只是,在题海中飘摇起伏中度过的四年,根本谈不上全面的人格塑造和学识培养,充其量不过是高三延续到“高七”罢了。由于学习和工作的关系,这种地狱模式下炼就的考研奇人,我还真遇到过几位。其中一位考我们英文系研究生笔试两年都是第一,但两年都没有录取,因为她就会做题,可开口说的英文没人听得懂;文学原著没读过,但分析起人物和情节,简直比原创者还熟悉。她告诉我:“只有考上名校的研,我才有出头日子。”幸或不幸,她被另一所大学录取了,这场梦终于还是圆了,后来我业余做些翻译,她还成了我的雇主。于是,我读到弑师案的报道时,不禁假想她若当日名落孙山,今天又会如何,会举起刀?会发起疯?会自暴自弃,过着饱食终日、无所事事的生活?还是自强自立,另谋出路,醒悟到“学历于我何有哉”?

在中国,上大学,拿文凭,首先是为了过上好的生活,这毋庸讳言。但过上好的生活,其主体应该是有志于在自己富足后为社会共同富足而竭诚努力之人,这样大学教育才是成功的。当然,说得轻巧。社会是很现实,很残酷的。我有个忘年交,在一所非重点大学读书,但勤学好问,一手英文绝对胜过重点大学平均水平,我有心助他找份好工作,送出去的简历十有八九都得到回复说:“什么都好,就是学校差了点。”学校差了点,就不出好的人才了么?从“读书反动”、“读书无用”到“唯学历论”、“唯洋文凭论”的矫枉过正,无不是某些用人单位无知与心虚的强烈体现。龚定庵那句“不拘一格降人才”过了百多年,还是落成一句空言。

很可惜,尽管这件案子骇人听闻,也算是伦常惨剧,但要大学和社会都矫正自己的心态,绝非一蹴而就之事。只是现在还不反思警觉,怕日后这样的问题会层出不穷呢。